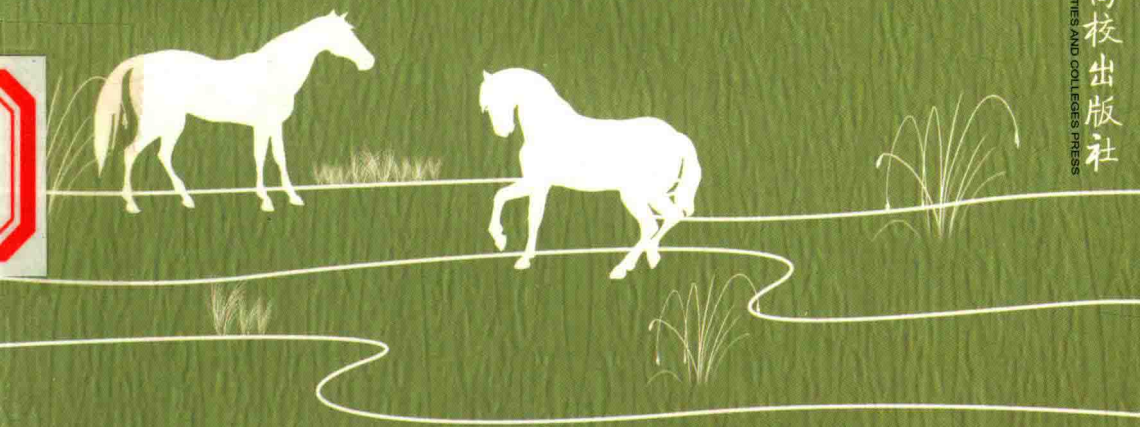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草原一夜

高玉芳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草原之夜

草原之夜

高玉芳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原一夜/高玉芳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10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6 - 5

I. ①草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971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6 - 5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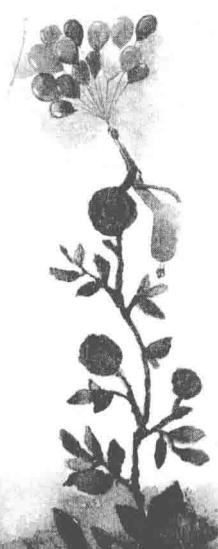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草原一夜	/001
抓背	/006
回归	/009
哺育	/012
虎子	/014
白眉	/017
归队	/020
陷阱	/023
稀客	/026
义犬	/032
淘金	/036
晚节	/039
手镯	/041
父亲进城	/044
借钱	/045
密码	/048
巧遇	/050
旅伴	/051
正派	/054
查屏	/056



代价	/058
谈话	/061
寻死	/063
呼叫	/065
热血	/067
相知	/071
美鱼	/073
“蓝石头”	/077
天外归客	/083
让座	/086
军令	/088
送酒	/092
大事	/093
追车	/095
妙招	/097
剪纸	/098
食神	/101
黑馍	/106
补胎	/108
演戏	/110

恶作剧 /113

闲事 /116

借据 /118

在岗 /121

考察 /123

“大衣姐” /125

妈妈 /128

字条 /130

期盼 /132

母爱 /133

占座 /135

遗愿 /137

忙碌 /140

爬墙 /143

珍爱 /145

债主 /147

党龄 /149

交易 /151

夜色 /156

追星 /158

挽救	/165
老枪	/168
早餐	/171
艳遇	/173
孤坟	/177
心机	/180
报销	/182
报答	/184
卖牛	/186
瘸鸭贝贝	/190
鳄鱼岛	/193
放虎归山	/196
狒狒巴克	/199
斗智	/201
五婶	/204
呵护	/207
桨声	/210
攀比	/213
约会	/215

草原一夜

001

草原一夜

初冬季节，我独自驾车来到阿勒泰草原兜风。

草原那绿油油的“地毯”，如今变得金灿灿。马群奔腾，羊群流动，不少富裕的牧民鸟枪换炮：舍弃传统的骑马放牧，变为驾摩托车、越野车放牧。路上遇到牧民的新“坐骑”，我们互相鸣笛致意。

谁知刚驶进野狼谷，我那越野车突然出故障熄火了，咋摆弄也打不着。倒霉！天已黑了，得，尝尝野外露营的滋味！我支起单人帐篷，铺上厚厚的枯草睡下。半夜，我被呼呼的风声惊醒，雪块噼啪不停地敲打着帐篷顶，我冻得浑身发抖。

好容易挨到次日天亮，我刨开厚厚的积雪钻出帐篷。哇，暴风雪这神奇的魔术师，一夜之间，竟把金色草原变成了“白色恐怖”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渺无人烟。鹅毛大雪下得正紧！我到车上打开收音机，想听听天气预报，却听到一条不妙信息：说是受暴风雪影响，数千只蒙古野狼可能像往年一样集结南下，越境侵入我国觅食，希望牧民早作准备。

手机在盲区。我赶紧弃车，徒步找牧民求援。远近没有一丝参照物，没有蒙古包，连个人影都瞅不见。我踏着没膝的积雪，足足走了一天。天近黄昏，雪块直往眼里钻，打得脸生疼。我手脚冻得麻木，变得不听使唤。这样下去，我还不冻成花岗岩！正焦急的当口，“滴滴”，远处传来一声汽车的鸣叫。



越过一道白色坡岗,我看见风雪中散落的羊群。一辆黑色越野车慢慢围着羊群转圈,羊听话地聚拢在一起。车上人大概看见我挥手,摇下车窗:“你好,请出示身份证!”这是边民对生人极普通的打招呼方式。看了身份证,他才打开车门让我上去。

开车的是个蒙古族牧人大叔,60多岁,穿一身深蓝的蒙古袍,毛茸茸的棕毡帽,白络腮胡子上冰雪闪亮。他没顾上再跟我说啥,皱着浓眉紧张地注视前方。

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天!我不由吓了一跳:苍茫的暮色中,银白的雪野上仿佛滚来一团团“乌云”,“乌云”里又闪烁着无数盏黄绿、晶莹的小灯笼。蒙古野狼群!没想到它们来得如此之快!这些饥寒交迫的家伙,无声地向羊群慢慢逼过来。

大叔迎头朝狼群开过去。狼群对过往汽车似乎司空见惯,没觉得这庞然大物有啥威胁。它们气势汹汹地冲上来,大叔不得不停下来,连续鸣笛。本想吓跑它们算了,但汽笛声被暴风雪的怒吼淹没。狼群一下子蹿到车前,呈包围之势,有的已经蹿上了汽车前盖和踏板。它们张牙舞爪,扒得挡风玻璃啪啪响。我心里一阵恐惧:我们倒成了“困兽”!——还不被它们撕成碎片!

“白眼狼!给你们台阶不下,还蹬鼻子上脸要吃人?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,来吧!”大叔愤怒地大吼了一声,唰地打开了汽车的前大灯,两股雪亮的灯柱射向狼群。狼最怕光,在它们犹豫停顿后退的瞬间,大叔狠踩油门挂四挡,车子飞一般冲进狼群。躲闪不及的狼被辗轧,撞死。汽车熟练地在它们中间左冲右突,横冲直撞,坦克一般杀开一条血路。这回尝到了庞然大物的苦头,狼们夹起尾巴纷纷逃窜。

汽车大灯照亮前行的方向,羊群乖乖地跟在后面,我们向大叔的家开去。



进了大叔的蒙古包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原来大叔老伴早逝，儿女都在城里工作。吃过饭，又困又累，不一会儿我就进入了梦乡。

半夜里，我被羊群凄厉的叫声惊醒。狼！一定是雪地里饿疯的狼群跟踪追来。我急忙披衣起身，大叔也穿好了衣服。我俩持刀棍冲出帐篷。由于实施禁枪令，大叔的猎枪早已上缴。大叔掏出鞭炮挂在羊栏上，点燃后，鞭炮像机关枪一般噼噼啪啪，火星四溅。

狼被吓跑了，知趣地叼着战利品很快退却。可没承想人刚进屋，它们又反身冲向羊圈。我们只好再冲出去驱赶，反反复复好几次。这些鬼东西！狼们也运用起了游击战、拉锯战，搞得我俩筋疲力尽，哭笑不得。大叔提议在羊圈周围点几堆篝火。这是个好主意。狼最怕火，不敢近前，俩人也不必在雪夜里挨着冻疲于奔命了。

我搬来木柴。这些木柴全被厚厚的冰雪覆盖，表面结出一层光溜溜透明的冰膜，要点燃谈何容易。我点了半天都点不着，引火反被风雪扑灭；端来牛粪火炭点火，也只冒出一小股青烟，依旧很快被冰雪熄灭。

看我一筹莫展，大叔赶紧伸手帮了一把：他不慌不忙地从汽车油箱里灌来几瓶汽油，往湿柴上洒了些汽油，再扔上一块燃烧的牛粪火炭，噗的一声，火苗蹿起半人高。几堆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在羊圈边噼里啪啦地燃起。这样一来，狼们该不敢露头了。我俩放心地走进蒙古包。

谁知刚躺下不久，蒙古包帐篷四周响起了一片狼嚎声。

大叔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。他挑开窗帘向外看，我也凑到跟前张望：几百只狼团团围住了蒙古包帐篷。它们啃咬着窗棂和木门，真是狼子野心！它们仗着狼多势众，开始发起总攻了！它



们试图钻进来先捣毁“司令部”，把人吃掉后，再去从容地享用羊群的美味。大叔不慌不忙地取来两个空玻璃酒瓶，从塑料桶里倒出汽油灌满，用棉絮紧紧堵住瓶口，然后小心地把瓶口的棉絮点燃，猛然把它们从窗口扔向狼群。爆炸声中，数只野狼飞上了天。好多野狼身上溅了着火的汽油，点燃了它们身上的毛皮。这些“火狼”惊恐万状，惨叫着奔向雪原深处，别的狼也望风而逃。我看着窗外，惊奇地看着大叔：“大叔你真有办法！咋琢磨的？”

大叔笑笑说，有啥稀罕，咱是当兵的出身嘛。他告诉我，这法子其实是参加自卫反击战时逼出来的。当时大叔是汽车兵，有一次在往前线运物资时遭遇敌人。敌装甲车从丛林里冲出来，大叔他们赶紧开枪射击。无奈，装甲车防弹打不透，枪弹击中它后，哧溜——冒着火星飞落一边。眼看敌人冲到了跟前，情急之下，尖刀班班长大叔想出妙招，从汽车上灌来汽油，装在酒瓶里，把身上的衣服撕成布条，塞紧瓶口，再点燃扔出去。爆炸声中，装甲车变成了大火球。这样烧毁了几辆装甲车，但土办法毕竟不安全，他自己也被烧伤炸残，不得不离开部队，带着一枚二等军功章复员回到家乡。装甲车都能炸飞，这些狼还在话下？

这时我发现，窗外不远，大叔的车库门帘起火了，大概是溅上了火星。火若烧起来，大叔的越野车岂不烧毁报废？我赶紧跳出门，跑过去一把撕下起火的门帘，抬脚迅速把火踩灭。就在我转回蒙古包时，一条腿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，接着传来刺骨的疼痛。我扭头一看，一只被炸断后腿的狼狠狠地咬住了我的腿肚，死活不松口。紧急关头，大叔手挥猎刀，用刀背在它头上磕了一下，那狼才一声不吭地昏倒在地。

大叔赶紧帮我处理伤口。我的裤腿已被血浸透，鞋里灌满了鲜血。狼牙几乎把我腿肚咬穿。



大叔给我包扎好,让我赶紧钻进被窝,给我盖上厚厚的皮大衣,说,受伤的人最怕再冻着,要送命的。

随后,大叔把那咬我的狼拖进来。这是只四五个月大的小狼。大叔给它清理了伤口的玻璃碴,用细羊骨给它把后腿篋好,用链子把它拴好,扔给了它几块烤羊肉。一会儿,那“俘虏”很快醒来,大概饿极了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风雪还在帐外肆虐。帐篷挡不住零下40摄氏度的寒气。我真的感到浑身发冷,不停地打哆嗦。我蒙眬间想睡过去,却听见大叔在耳边使劲边推边喊:“醒醒,千万别睡,要送命的。”冷啊,像掉进冰窟窿一般冷!我终于在寒冷中失去了知觉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沉浸在一个甜蜜的梦里。仿佛回到了童年,妈妈紧紧地搂住我,给我盖着暖乎乎、柔软的棉被。妈妈的怀抱好温暖、好舒服!我恍惚睁开眼,天已大亮,眼前的情景让我激动莫名:大叔那衰老、佝偻的身子竟一丝不挂紧贴着我,两只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,用自己的体温给我取暖。大叔笑笑说:暖和冻僵的人,这是草原的古老办法。

顿时,我眼含热泪:我的好大叔,又一次救了我。

次日,天放晴了。大叔载我到草原深处,找到并修好了我的汽车。阳光下,我开车跟着大叔的“坐骑”,在阿勒泰银色雪原上飞驰。忽然,大叔停下车。我看见,一群狼出现在前面,其中不乏毛皮被烧焦的痕迹。大叔下车打开后备厢,那只受伤的小狼蹿出来,一瘸一拐地朝狼群跑去。



抓 背

孙强丢了四岁的儿子小明。小明活泼可爱，眉清目秀，是患心脏病的妻子舍命给孙家留的根，爷爷视他如珍宝。一次，孙强带着义子毛孩去外地巡演，爷爷一不留神，家里的小明被人拐跑了！爷爷捶胸顿足，说是孩子丢失前，一福建男子来讨过水喝。

从此，老孙带着义子毛孩常年流落在福建，踏上漫漫寻子路。

毛孩也是没娘的孩儿。孙强路过山林时，一只冻死的老母猴从树上摔下，怀里吱吱叫的小猴被他揣回家，起名毛孩。

他这奶爸喂猴子高钙奶，让儿子喝普通奶粉。晚上被窝里，猴子和儿子一边一个。一天半夜，刚给儿子把完尿放回被窝，毛孩从被窝里一蹿，仰身架在他胳膊上，得意地眯着小眼叉开小腿，尿盆里顿时滋滋有声。这待遇，义子也要享受。

毛孩平日里活蹦乱跳，是个天生的表演家。它金色长毛，金睛雪亮，长尾直竖，踱步轻盈从容。孙强训练他骑车、爬杆、翻跟头，跳水过天梯，还练就口叼飞刀的绝技。过了秋收，他就带它四处卖艺。

流浪中，他洗头离不开猴子。毛孩捧着塑料桶立在他肩上，往头上浇水。可能站位偏，水经常溅湿衣服，往脖子里灌。孙强也不在意，每次洗完总要脱衣擦身，这时，猴子就会递上毛巾。

老孙有皮肤病：后背常瘙痒难忍。手够不着痒处，就让毛孩用爪子给他挠痒。猴子天生是挠痒痒专家，抓得老孙大呼小叫，



疼痛中解痒又舒服。天长日久形成一种定式：只要身上痒痒，他就连拍巴掌，毛孩立刻会意，掀起他的衣服就抓。

那年老孙串亲，留毛孩和儿子在家做伴。毛孩喜欢小明，因为小明的小手里总攥着糖块、水果之类的东西。它围在他身边打转，伸出小爪子讨吃，吃了还回报：给小明表演翻跟头、拿大顶，逗得小明咯咯笑，拍起小手连连鼓掌。这一鼓掌不要紧，毛孩像得了指令，蹿到孩子跟前，巴结地撩开他的衣服，在他后背卖力地挠痒。小明疼得大哭小叫，毛孩以为他舒服，更卖力地挠，娇嫩的皮肤被抓出一道道血痕，触目惊心。

老孙回来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！他拿起棍子追打毛孩。毛孩边跑边回头委屈地看老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它满院乱窜，惊得鸡飞狗跳，最后哧溜一下上了树。

为寻找小明，每次演出，他都打出寻找儿子的横幅，上面贴着儿子幼时的照片。这样在福建找了几年，依旧杳无音信。

一天，一轿车司机发现有只金毛猴子挡在路中央，任你鸣笛、威吓，它也不动，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司机。司机觉得蹊跷，下车一看，原来一中年人倒在路边昏迷不醒。这昏迷的人正是孙强。司机赶忙将他抬送到医院，毛孩跟着闯抢救室，溜CT室，再钻进观察室，寸步不离孙强。谁撵它，它对谁狠狠龇牙瞪眼。原来，孙强患重感冒昏迷。两天后老孙醒来，毛孩高兴得欢蹦乱跳。

一个星期天，他带毛孩来到县福利院门前广场表演。毛孩的“挑水过天梯”节目需要水，孙强拎着塑料桶去院里找水，迎面碰上一个十来岁的红领巾少年。少年闻讯，扭身为他打来一桶水。老孙感激地邀他进场观看。演出最后，孙强亮出独门绝技——口叼飞刀。

围观的人满满当当。毛孩站在离老孙七八米处，从容地来回

走动。它金睛闪光，瞄着老孙手里的飞刀。老孙大喝一声：看刀！一道寒光，飞箭似的刺向毛孩左颊，毛孩往左猛甩头避开刀尖，顺势张嘴叼住刀身。看客们齐声喝彩。紧接着，老孙一把飞刀刺向它的右颊，毛孩往右猛甩头稳稳叼住刀身。第三把飞刀朝毛孩咽喉刺来，毛孩在老孙抖腕甩刀的瞬间，一个急停后空翻，飞刀已到它身下，它让过刀尖，飞行中歪头叼住刀身，平稳落地。紧张的观众刚松了口气，正要鼓掌喝彩，老孙手里同时握起三把刀，嘴里“愤愤不平”：好个猴子，我就不信刺不着你。说着，他同时祭出三把飞刀。三把刀分别刺向猴子的左、右胸和咽喉。只见毛孩从容地来了个前空翻，前腿各反勾住一把飞刀，眼看中间那飞刀飞了过去，猴子后腿一夹，正好夹住刀柄。所有接刀过程都在前空翻的动作中完成，稳稳直立站定。

全场欢声雷动。红领巾少年高兴地递给毛孩一块糖。这时孙强递给毛孩小镗锣，让他围着场子收演出费。谁知一向听话的猴子根本不理睬，只是围着那少年打转转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老孙拿起鞭子吓唬它：“馋儿子，敛钱去！”少年笑着接过镗锣说：“大爷别打，我替它敛。”这时，毛孩却突然转身拎来塑料水桶，噌地蹿上红领巾肩头，冲着他头上狠狠一泼。可怜的少年顿时成了落汤鸡。他忙脱下短袖衫，光着膀子拧起水来。

“这泼猴！今儿是咋了！”老孙赶紧上前替猴子赔不是。这时他发现：少年背上有一道道细长的疤痕，像无数条长长的蚯蚓……

原来，早年小明被公安机关从人贩子手里解救，找不到亲人，由旁边这所福利院养大……

孙强现有二子：儿子和毛孩。



回 归

那一年,我带领民兵和警察、消防官兵扑灭山火时,发现了一对出生不久的小狼。它们被熏得灰头土脸,长得却一模一样:四只尖尖的耳朵上,都长了一小撮白毛,浑身瑟瑟发抖。我赶紧把它们揣进怀里。这时老母狼回来了。它愤怒地将我扑倒,消防战士为救我,朝母狼开了两枪。一枪打断了它的左后腿,一枪削去了它半个耳朵。它扔下我一瘸一拐地跑了。街坊玛兰沁夫责备我说:“管它呢,白眼狼,养不熟的!”

我没听他劝告,带上两只虚弱的小狼骑马下山。半路上,只见刚才逃走的母狼带着数只狼迎面挡住了去路。老母狼的断耳淌着血,遮住了一只眼。它冲我发出愤怒、凄惨的嚎叫,惊得马儿倒退了几步。哎,母子连心呢。我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狼放到地上,小狼跌跌撞撞地向妈妈走去。趁它们母子亲热之际,我纵马落荒而逃。

揣回的小狼,因耳朵尖各有一撮白毛,我给它起名叫雪儿。它和我的苏格兰牧羊犬褐玉一起长大并结为夫妻,生下了四只混血狼狗,一家其乐融融。看羊护圈,雪儿绝对是一把好手。

一天清晨,街坊玛兰沁夫气呼呼地找上门说:“那白眼狼在哪?昨晚它带狼咬死我家5只羊,你说咋办?”我莫名其妙:“胡说啥?雪儿昨晚根本就没出院!”他大声嚷嚷:“你还护着那白眼狼。我昨天看得清清楚楚,那狼耳朵上一边一撮白毛。”



为了摸清情况,我带上牧羊犬褐玉去他家待了几个晚上。一天后半夜,黑着灯隔窗看见,月光下,几只狼蹿进羊圈。褐玉扑上去和狼撕咬起来。玛兰沁夫在一边指指点点:“瞅见了不,那不是雪儿是谁?!”我仔细看去。领头狼的个头、毛色及耳朵尖上的白点,果真和雪儿一模一样。我心里一惊,莫非它真变成白眼狼,背着我干这勾当!

正疑惑时,只见斜刺里又杀出一只狼,它旋风般地冲过去,把咬住褐玉的“雪儿”一头撞倒在地上。两只狼撕咬滚打在一起。这时,羊圈外的土岗上,一只狼发出凄厉的嗥叫。那“雪儿”稍一愣神,停下嘴,却被褐玉和后来者死死咬住了喉咙,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。其他狼见状,夹着尾巴逃走了。

这时我才看清,那后来者俩耳朵也长着白点,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。那链子是我临来时怕它乱跑拴上的。呵,这才是我的雪儿。可奇怪的是,雪儿并未发出胜利的欢叫。它狠狠赶开褐玉,围着那狼闻闻嗅嗅,鼻子里发出嚶嚶之声。它趴下来,替那狼轻轻地舔脖子的伤口。这时,土岗上的老狼叫得更加凄惨,我把手电打过去,看清那老狼断了一条后腿,左耳少了半只。我认出来,它就是当年受伤流血,冒死截下自己孩子的母狼,雪儿的母亲。我一下明白了:那只叼羊的“雪儿”,正是当年我还给母狼的那只小狼,是雪儿的孪生兄弟呵。——大概羊群告急、妻子被咬,情急之下雪儿挣脱锁链冲过来拼命。当一切平静下来,它才捕捉到了亲人的信息,但杀死亲兄弟的事实已无可挽回。那一刻,老母狼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在亲兄弟的手上。它凄厉的哀号中,我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从那以后,每天夜深人静,土岗上常常响起老母狼的嗥叫。雪儿听到叫声,就不顾一切地冲出去,经常彻夜不归。